

F9100/3535(1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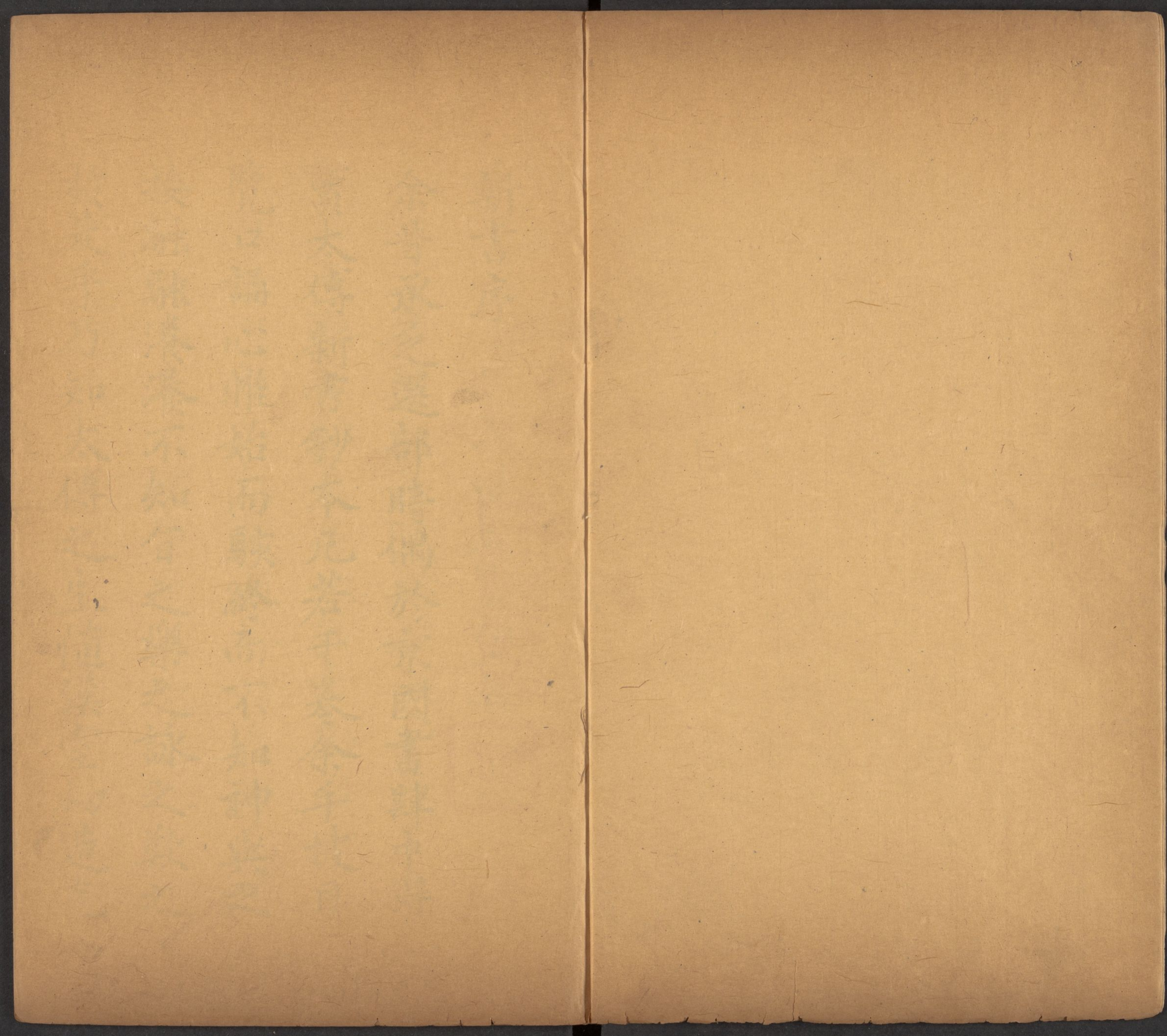
MAR 1 1954

13

漢魏叢書

拾參

賈生
新序
完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
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
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
接融融澆澆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
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亮

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
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
乎禮樂形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
原故正言竄議卓卓乎其竒偉悠悠乎
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滴
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

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晡靄千態萬狀
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
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
忽焉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
陸公以誼謫于長沙太令千有餘歲
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

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牘中得
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於余
余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余爲序
余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
稱其通達國躰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
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雖不

至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
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
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
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以德於成康
况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
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爾

蘓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
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
容加喙於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
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
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萬古猶一日
奈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

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
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
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
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
鑒秦倍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
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

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
置天下於大器所以示安危之幾凡憂
民傳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
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
名相字良弼弘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
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

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知所
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
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

正德九年菊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長沙黃寶序

卷之十

國士出良嘉爵大夫稽察刑或隔格

五刑以考其罪且其

國士出良嘉爵大夫稽察刑或隔格

其國其歸畜之富未下量也故不為

然亦古節吏風今購吳益可具其味何

新書目錄第十五

第一卷第十四

過秦上第一二

過秦下第二

宗首第三十九

數寧第四

藩傷第五

藩彊第六

大都第七

等齊第八
服疑第九
益壤第十

第二卷

權重第十一
五美第十二
制不定第十三
審徵第十四
階級第十五

第三卷

俗激第十六
時變第十七
瑰瑋第十八
孽產子第十九
銅布第二十六
壹通第二十一
屬遠第二十二
親疎危亂第二十三

憂民第二十四
威不信第二十五

第四卷

匈奴第二十六
勢卑第二十七
淮難第二十八
無蓄第二十九
鑄錢第三十

第五卷

傅臧第三十一
保傅第三十二

連語第三十三

輔佐第三十四

問孝第三十五

第六卷

禮第三十六

容經第三十七

春秋第三十八

第七卷

先醒第三十九

耳痺第四十

諭誠第四十一

退讓第四十二

君道第四十三

第八卷

官人第四十四

勸學第四十五

商書道術第四十六

六術第四十七

道德說第四十八

第九卷

大政上第四十九

大政下第五十

脩政語上第五十一

脩政語下第五十二

第十卷

禮容語上第五十三

禮容語下第五十四

胎教第五十五

立後義第五十六

附錄

賈誼傳 見前漢書

新書目錄終四十六

新書卷第一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過秦上 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業南取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壤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珎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
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
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
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蘓秦杜赫
之屬為之謀齊明周寗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蘓厲樂
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
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
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縱散約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槽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
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
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至六合執敲朴以鞭笞
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

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
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
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
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然後踐華為城因
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
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
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

有仲弓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
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而響應羸糧而景從
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
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鈇於鉤戟
長鋏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
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
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衆之權
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
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歿人手為天下笑者
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 事勢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
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
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強
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

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
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
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
民廢王道而立私權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
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
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
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
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
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

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
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
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其糟糠天下磬磬新主之資
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
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
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
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
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
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

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
下息矣卽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
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
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
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
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
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
刑繆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於衆庶
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

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
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
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已矣天
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
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
身在於戮者政之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并兼諸侯
山東三十餘郡脩關津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
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
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嶮不守關梁不閉

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
之難於是山東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
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
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
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
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
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
侯雄此豈世立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
心并力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并列良將行其師賢

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闔百萬之走逃北而遂壞然困於嶮岨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戰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士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擒者其揅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

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糜沒矣故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

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

事勢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

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仕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間所不欲焉黃帝曰日中必曩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

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削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至今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為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為良天下而稱特以此為藉也竊為陛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吾矣天數寧

事勢

大勢海內義未與對臣以此高節尚哉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

數日之間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
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
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
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自武王以下
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
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
通竊曰足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
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
須也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鐘鼓之樂勿為

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
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
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固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
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嚮風慕義樂為臣子耳因天
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業朴順而
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少斟有耳大數
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
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為神可以益壽髮子曰至治之
極父無死子无死第塗無繼綵之葬各以其順終

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
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固王為明帝股肱為明臣
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
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
五漢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
黑白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
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
以為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
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明咸億社稷久饗至

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後雖
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
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
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為
之及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天
地驗之往古按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
息悲憤非特敢忽也雖使禹舜復生而為陛下計無
以易此為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
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為不便天子不利

天下者臣請歿

藩傷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主數爽其憂凶
饑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維豈可預知故
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
愛子者也既以令之為藩臣矣為人臣下矣而厚其
力垂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鎔錐
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
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

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
奉法畏令聽從必願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
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
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
而立其身而子天將何失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子
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骨肉
何以異此

藩疆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南王楚最疆則最先反

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
彊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縮國北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終二萬五千戶耳力
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窳完勢疏而最忠全骨肉時
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孰焚矣曩令樊鄴
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韓信黥布
彭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
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臣
子勿殖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

子之無憂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
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
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
其國最大者反最先七秦亦內於魏楚國雲指王並
之與大都事勢大日吳蕭心器對果陳吳樓平則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
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
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
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克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駐
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
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
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
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
死於乾溪于宇守亥之井為訐若此豈不痛也哉悲
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
下之勢方病大種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

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
一二指搗身固無聊也失令弗治必為痼疾後雖有
扁鵲弗能為已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竊
為陛下患也病非徒種也又苦毀盤上古躡字下古
戾字躡盤不可
行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
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
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
病種也又苦毀盤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躄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
之郎中謁者受臆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之事諸侯
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
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推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
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
天子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為丞相
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
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
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為太

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太僕銀印秩二千
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天子
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
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
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諸侯
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闌入之
罪亦俱棄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
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
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

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死
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
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
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
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
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
之具尊卑之經也持向形而膚之耳近習乎畫近貌
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
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

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
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於周萬民之望
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
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冰瀆無界
可謂長太息者此也高下異限小大異限難心異限

服疑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
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
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

無冀志故天子之於臣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
臣之於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為僕僕則亦臣禮也
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
至適至和以子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
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
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
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
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
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

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
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者
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極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循則
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
貴賤望其章而知勢其季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
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
分而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
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
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陛下即不為千歲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
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至其相與
持之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
橐立而服彊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
於面耳豈足以為禁禦哉而陛下所恃以為藩捍者
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彊匈奴為隣働自完足矣唯
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
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而令子適足

以為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
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唯天下
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
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
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
高皇帝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
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
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
已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為奉地也陛下豈如蚤便
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今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
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二列
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可從而都睢陽梁起
新邾以北著之河陽淮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
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
耳皇天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

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
為此一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奸人
耳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
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為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
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主問其臣而
不自造事故為人臣得畢書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今
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積聚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
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專諸荆軻起兩柱之間
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矣願陛下少

留意計之凡此皆能辨明其高風亮節者夫所謂不也
之時此輩皆之中者皆能辨明其高風亮節者夫所謂不也
則不迷不意之入與之辭衆之根此非首名者曰公
不自意事始處入曰其畢書其愚忠耶到不根幸令
聞親以勉之六事未而改能也到聞聖主問其且而
為商則於不耳歸前以爲忠是到不幸以也既史之
取到不幸少留意者耳報更以聞此時錄和衣隨
感地一廿之陳也深好取南之編處知能以實教入
新書卷第一終 高赫而伯無山東之憂矣耳露以

新書卷第二天七天下無不以辯對之難無非斷以

漢 雒陽賈誼著 公諫奏

新安程榮校 論對之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今冠處女勿謂無
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青有仇讐
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
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
哉力當能為而不為畜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

宜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
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
指而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
無事畜亂宿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熟視而不定
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仁乎

五美 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
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蒞臨耳不敢有異心輻湊
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禍召

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割地定制齊為若干國趙楚為若干國制既各有理
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分地盡而正趙幽王楚元王之
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佗國皆然
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
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
侯國及封其子孫於波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
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制定之

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侯順
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
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
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
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卧赤子天下
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
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寤故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
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
自黃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撫天下
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為逆者乃幾十發以帝之勢身
勞於兵間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
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
而為仇所信反而為敵可不恠也地里蚤定豈有此
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今吳又見告
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

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倫猥之數也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微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安所移長此安窮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办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衆理也然至髑髀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办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髑髀也釋斤

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办臣以為办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審微事勢

天亡之民也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為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熒熒弗

滅炎炎柰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
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
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
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
行還之曰啟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
更其名曰媯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
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
出逃伯聞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
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

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伐也天子用隧
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為少余請益之文公乃
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
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
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
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
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
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
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也不

如多與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
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民
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
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
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
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
年可樹令不畊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
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
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冗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風其階級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
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
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庶地遠則堂高
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
也故古者聖王制為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
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
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

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况乎貴大臣之近於主帝子庶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榜笞髡削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駟馬蹴其鬣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僇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羣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

同黥劓髡削笞僞弃市之法然則堂下不亡陞乎被僇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綆之輸之司牧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

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變容吞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人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為之國士用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

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

無耻隼

胡結反

苟無節廉耻不立則且不自好苟容而

可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推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膏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俱無耻俱苟安則主罷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飾坐穢汚姑婦姊姨母男女無別者不

謂污穢曰帷簿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
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至以呼
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
聞譴訶則白冠釵纓盤水加劍造寢室而請其罪爾
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
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
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
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憚屬以
廉耻故人務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

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
為人臣者主尔忘身國尔忘家公尔忘私利不苟就
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
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
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
比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
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
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
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

忠於君哉豈為人弟歎其兄為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所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旦禮二曰義三四廢四曰耻四維不張國廼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口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到大父矣則大母矣媠姬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擬竊戶之簾擄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拾萬石粟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獗而趨之者乃豕羊駘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竊為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特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為立持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臣率而相攘上下亂賤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僂而失其宜奸人

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
備也故奸人冀幸而衆心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
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
冀幸群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
後有所持循矣若亡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無維楫
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
不察乎

時變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擗寡知欺愚勇劫懦壯凌衰

攻擊奮者為賢貴人善突盜者為忻諸侯設諂而相
飭設輒而相紹者為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
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今
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悌循
順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
耳驕耻偏而為祭遵黥劓者攘臂而為政行為狗彘
也苟家富財足隱枕肝視而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
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
妨為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

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
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
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
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
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奸富
民不為奸而貧為里母也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
官敢行奸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
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
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十三歲秦俗日敗秦人有

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耨鉏杖
彗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帚慮立訊語抱哺其
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
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儲理也亦不同禽獸僅鳥
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歷六國兼
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兼并
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
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
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
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暖
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陛下
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
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
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
而弊作之費日巧挾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
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

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
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
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
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
餘鬻妾而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
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
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褓民民必煖
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
佚樂而心懸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

少矣卽遇凶年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毆民而歸之農皆着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懸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飭知巧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法禁味大奸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

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過則讓上位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為起奸邪盜賊自為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計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竝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事業

民贖產子得為之繡衣編絰履偏諸緣入之閭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衣薄紩之裏緹以偏諸美者

黼黻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富人太賈者喪資若
兄弟嘉會召客得以被墻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
而節適令貴人大賈屋壁得以帝服賈婦優倡下賤
產子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
之身自衣卑綈而靡賈侈貴墻得被繡后以緣其領
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舛也且試觀事理夫百
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
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饑胡可得也饑
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奸邪盜賊不可得也國

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須時尔歲適不為如雲而起
耳若夫不為見室滿胡可勝撫也夫錙此而有安上
者殊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疵施不敬而素寬有故
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夫無動而可以
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為大夫治可也若為大亂
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
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銅布於下為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

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為則隣於饑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罪為蓄故民鑄錢不可不禁止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

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令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為長太

息者此其一也
所謂建武開函谷臨晉闕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
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闕而備之
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
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下無以區區獨有關
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闕者豈不曰諸
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為之
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

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人民騎二
馬不足以為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為害今不定大理
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
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弥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
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
大國包小國而為境小國闕大國而為都小大駁躒
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經至無狀也以藩國資
強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柰何久不正此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之所以能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能故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為之奉地雖秦之遠邇過此不

遠矣今此不輸將不奉王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為不便夫淮南甌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衣行勝已羸弊矣疆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貨自諸非有以所聞也履躋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疆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

類至甚也逋逃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之蚤
定毋以資奸人下入

親疏危亂事勢

陛下有所不為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今天
下如曩時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
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
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
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
下彘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

豫席之也諸公率幸者乃得為中涓其次僅得為舍
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為臣材之不逮至遠也
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
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
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危天下者六七陛下之與諸
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封王之也自高
皇帝不能以是一歲而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
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
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

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皆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為治乎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令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七首已陷於骨矣陛下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

親必亂陛下之因今以為治安柰何如其必且危亂也然且吟歎而堅控守之為何如制以繯相懸臣能令知亂如今利百金

愈入憂民

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饑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為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

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獲耳富人不貸貧民且饑天時不收請賣宅鬻子旣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寒心一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念之愈使人悲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欺陛下者哉上弗自省憂將以誰備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天

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衆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及此之必然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工弗自省憂然事困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旣無如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為陛下少間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臣議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誼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懸之勢也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特倒懸而已也又類譬且病癘夫譬者一面病癘者一方病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故隴西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壽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戌延行數千里糧食餽至難矣斥候者望烽燧

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甚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懸甚苦矣竊為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為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嚴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

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
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
之資而久為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國者其威不信

事勢

古之正義東南西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跡之所至莫
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
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
不服也又不大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
便必動將何肯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

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為陛下不足且事有甚逆
者焉其義尤要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
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
天下共首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
植之勢也天子之勢倒矣莫之能理猶為國有人乎
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
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新書卷第四... 漢果雒陽賈誼著... 新安程榮校...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
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
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
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為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為
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

新書卷第四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
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
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
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為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為
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

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
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叱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
奴之衆為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
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徇月氏
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民天下之
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
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
示武昧利之時也而建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
以臣之愚匈奴動疑將一材而出竒厚贖以責漢不

大興不已虜牛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此方天下安
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為工矣陛下何不蚤
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為寇
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為我狡獪為此柰何對
曰臣聞彊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
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
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將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
之所及莫不為畜又且孰敢忤然不承帝意陛下為
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

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
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德匈奴大眾之信
陛下也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詐人覺且不背
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
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
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
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
子也猶若子之遇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此謂一表
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

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此謂
二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
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
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而尚薄不足以動
人故善賞者蹕之駸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
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
則臣有餘材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
者必衣文錦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
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

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哉膜炙肉且醢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乘洩而相告人徐悼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

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傳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俾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踰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為戎樂携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怵怵唯恐其後來至也將見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所富必令北有高

堂邃宇善厨處大困京厩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
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
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因令之畜皆過其
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為家耳匈奴一國
傾心而冀人人恆恆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
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
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故嬰兒召貴人子
好可愛者也必召幸大數十人為此繡衣好閔且出
則從居則更侍上言令人也大穀也客胡使也

功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故貴人更進
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人為
間則出繡衣其帶服宿餘時以賜之上即幸拊胡嬰
兒擣道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閔且自
為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
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胡令教人得此而居耳一
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恆恆惟恐其後來至也
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目牽其耳牽其口牽其
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下來下胡抑抃也此謂

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
務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
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
符節遠繡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捍若此故三表已
諭五餌旣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
聊寐食不甘口彈劍挾弓而躡穹廬之隅左視右視
以為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
來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虎狼
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

將吏猶噩迂仇讎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
軍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係頸頓顙請
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畧且引衆而遠
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探求也願
上遣使厚與之和已不以許之大市使者邊因於要
險之所多為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
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臠炙臠者每物各一二
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疆北之必攻其
王矣以匈奴之饑飯羹臠炙多飲酒此則亡

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饑多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二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甚或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為邊患也使上下踈踳逆天下窺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為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

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怵人民憲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愾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愾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為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

勢卑 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

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絲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為
成人為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陞
下胡恐以帝皇之號特居此實竊料匈奴之衆不過
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甚竊
為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人一試理此夫胡人
於古小諸侯之所銜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
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
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
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羅履屬國之官臣

賜歸伏田廬不復滂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獵
猛獸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兔所獵得毋小所
搏得毋急乎繁細是虞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

淮難

事勢

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
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為稽顙謝罪皇太
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譙讓敷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
橫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省捕王人於
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

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從之佗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尺驟促而費用也皇帝之令咫尺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為之相吏王僅不踏蹴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為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卧以發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竒狡少年通機竒之徒啟章之等而謀為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為之神其人自病

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以王之死為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細解於前事且世人不以肉為心則已若以肉為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尺為泣洽矜卧咫尺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知是非人也陛下治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事未發舍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忘陛下哉白公勝

所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羣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為亂也非欲取國代主也為發憤快志耳故欲匕首以衝仇人之凶固為要俱靡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王雖小黠布嘗用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富故然使轉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

然使荆軻殺秦王政令陛下將尊不德之人與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轉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無蓄

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
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為天下者
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
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
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殘賊
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泛方身反覆也莫之振救何計者
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眾天下之
孰何以不危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

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膏爵
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阡危若此而上不驚
者世未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
有方二三千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
十百萬之聚眾國何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
勇力者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斲其骨故
法未畢通也遠方之能者並舉而爭起矣為人上者
乃試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以
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

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
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陛下柰何不但使計所以為
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鑄錢事勢

廼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拒罪多者一縣百數少
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因榜笞及犇走者
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刑必然拒禍罪者固乃
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
忽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鑄錢之情非滄鉛鐵及

錫雜銅也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又易為無異鹽羹
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舍賜而鑄者情必奸
偽也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
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
造弊之勢各隱屏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
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此理然也夫日着以請之
則吏隨而檢之為民設罪孰積於上弗蚤圖之民
勢且盡矣曩禁鑄錢或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
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弗具救乎且世民用

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急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為而采銅日煩釋其耒耨治鑛鑪炭奸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為奸邪愿民陷之而刑僂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闕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圖之

今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費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

夫累王斷制不可以急古今此則聖王善治也
蘇到可之陽戶亦不與歟天此星承百種非心姑也
而禁去煖言也大事也又端而曹弗委然恐不
難姓吐雲而楚陽奔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委不觀
令禁辭疑疑必重重四疑之象必重二疑耳重四也

新書卷第五

或稱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
使知上下之則宣或為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
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
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
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

傳職連語

或稱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
使知上下之則宣或為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
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
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
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

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
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
明長短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
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教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
之仁明憫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
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齋肅以道之教此所謂
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威儀以先
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
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

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
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論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
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
典傳不問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
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
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
無經於百官不衰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
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
左右近臣老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大行大

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
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
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
律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無容視瞻
俯仰周旋無節安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
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
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荅遠方諸侯遇貴
大人不知文雅之辭荅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
聞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

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
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
賦與噍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
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
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饑而憊暑而暍寒
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尚自為開
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無函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
臧拆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
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謦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頌

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

連語

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故自為赤子皆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職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猶生

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
不正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
先受業乃得嘗之習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
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
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
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
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
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
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

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
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
成於下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
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
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
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即
死於是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
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
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

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
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
也行以鸞起步以采蘋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
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穀不忍食其肉故
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失度
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
子不得為非也明堂之位曰薦仁而好學多聞而道
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
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

義者謂之充

一本作輔

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

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
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強記捷
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
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
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
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
也所尚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
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

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
深為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胡
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
曰不習為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
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
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
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
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
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

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切也若其服習積貫則
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轂嗜欲不異及其
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
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
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 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教
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而

不約而若期夫為人主者誠柰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必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位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履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惟而守之民之觀者撐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孰為民主直與民為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况有其民政教乎羞甚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

之為胎也細若鼯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侂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為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

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
曰善故疑獄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義
竊觀之牆薄則亟壞繪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
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
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
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
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
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

夏禹羿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謹兜欲引而為惡則
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者桀紂是也隰
侯惡來進與為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
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
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易牙則餓死胡宮
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
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
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
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

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茫茫棫樸薪
之類之濟濟辟王左右超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故臣竊以為諫左右急也

連語

大相上承大義而啟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之宜
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之以
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
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
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謫而

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
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
巡循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
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以為規是非明
利害掌僕反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
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
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訊典博
聞以掌駟乘領時從以賢能天子出則為重右坐立
則為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應事之理

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
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諗遇大臣之
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輟音之適揖讓
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從禮衣
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忽說忘其義取
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過不聞
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容儀以掌諸侯遠
方之君誤之班爵列位執任之約朝覲宗遇會同享
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

僻滌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
功德而弗舉或有滌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
常典天以掌宗廟社稷之祭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
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
國之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
禁邪言息滌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祀天
明故歷天時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奉
常之任也挑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
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

時有事于皇考皇考有脫文

關 帝之封問考 帝與春以掌國之舉類四月之季以

即效也天初不設事與林不乳絲對對入命不五奉

熱非言息氣執沐四類之文亦事也南於以時時天

國之對對舉武其宜以端宗至勝力風亦審時商命

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祀類占時之事乳對樂考

常與天以掌宗廟其類之祭外天林此祭入與以

心對而中舉也節新類非禁而不以與之之封也本

新書卷第五終

終 帝天七幾能限承能千其考也

新書卷第六之辭也也對天七幾能限承能千其考也

士無各受其宗夫受不斗漢受雒陽賈誼著以中

對之幾也對天七幾能限承能千其考也

對之五禮也對天七幾能限承能千其考也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

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

常之室無與剽作恐當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

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位六尺之輿處無禮

即上下躋逆父子悖亂而况其大者乎道德仁義非

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脩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
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
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臣
禮之止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小大強弱有位
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
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禮者所以守尊
卑之經強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

敢自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
不敢為王人禮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
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臣忠則不
二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
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
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
者天子之園也虞者園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
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
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

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羨矣故其嘆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後貴者始若殺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賞差殺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蔚藏臙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工少投之則

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餘十歲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脩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縣可使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饑人人主不殮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榭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關故禮者自

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
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
之祐胥者相也祐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
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
福矣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
穀不忍嘗其食隱弗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不合
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
魚不設網罟鷹隼不擊雉而不逮不出穎羅草木不
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

不割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
厨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湯見祝網者置
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
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
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
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
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
獸矣四十國歸之詩曰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
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

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况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
則天下安而萬里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
天清澈地富煇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攬
鬻搏擊之獸鮮毒蠱猛虻之虫蜜毒山不蕃草木少
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宵反

容經連語

天非祭其燔為地無以報其三曰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

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溲然漉
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

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
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溥然肅然固以猛
喪紀之容恻然懾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
之視端不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
虎張喪紀之視不不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
固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風折聲軍
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顧正視
平肩正背辭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
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

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下同共音恭坐以經立之容

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

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位肘曰

卑坐坐容也跌徒結反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

不下工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掉徒趨以微磬

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沛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

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警倏其固復也旋如濯絲跣

旋之容也倏式六反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

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

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

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玄未拜而未起伏容也坐

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較小

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乘繩證立乘以經

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誦存劍之緯欲無顧顧不過

較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

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

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踡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

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跛彼寄反又作跛 智反 踰蒲堅反 足不止也 古者趨 含反 教音朔 比 毗志反 咳音慨 唾吐卧反

年九歲入就小學張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張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讜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芄域撲薪之類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約其間瑤瑤以雜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

鳴鸞鳴而和應轂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雖雖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為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綜攝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

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
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小大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貢
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
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
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
佞乎之高下顏色穀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疎
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
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
也語曰况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

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糾纏且畏
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而後居之不疑而長大海地全人之出也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
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
龍之神也其惟茲能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
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
在小不寶在大不窺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
愔卒不妄饒裕不羸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

此之謂有威儀古之為路輦也蓋園以象天二十八
揅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
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覩鸞和之數側聽則觀四
時之運此輿教之道也人主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
厭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且施又
慎其齊遠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
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全人之化也

且新法春秋

連語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

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
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聞也
謹而行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恐也故
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
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
愈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謂下幾公嘗問而出去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歛繁多而
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群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

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
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
以為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
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
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偽故民順附而臣下
為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
人主之為人主也舉錯而不備者杖賢也今倍其所
主而棄其所杖其償什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
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

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雁者必以糝毋敢以粟於是倉無
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吏以請曰糝食
雁為無廢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以糝
食雁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
百姓煦牛而畊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
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
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
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

烏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
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
體也凡粟未入之倉心亦回其心養民也且其味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
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畜節於身
而弗衆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
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
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
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

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
之隣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
售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杵
婦女扶珠填丈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暮年而後始復
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
守在四隣陪鄒魯之晉諸國之大德魯王
宋康王時有雀生鷦於城之隙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

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
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
以視有勇割偃者之背斲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
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郟侯之館遂得病
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論語亦創其七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
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
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
天子夢惡則修道諸侯夢惡則修政大夫夢惡則修

官庶人夢惡則修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
天招以戒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齊宿而請於
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
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修以
咎百姓吾罪四齋肅不莊粢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
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導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修政
居三日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
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
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為福也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駢垂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為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遼秦免尹殺之西河為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

公入齊地百六十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為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為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德扶興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為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群臣視履杖善者因行殘

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大息及二女即位皆知天下
必棄之文之為公也吳榮燒入時置既樂釋到公結
孫叔敖之為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
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
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他人又
見之吾已殺而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
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人聞之皆諭其能
仁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鮑公曰鮑國鮑氏
新書卷第六終

新書卷第七之於春廣限博之服限舍之非師入之
煤和節對並王園不於腹漢山維陽賈誼著晉西編
國無難時當是秋也風室明燭新安程榮校廣無直
外內餘先醒連語而於此百抄富力到一欲不命直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為先醒何也賈君
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
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
則嘿然昏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怵怵然猶
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延學

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邪僻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

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

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餒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謚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

昔者紂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紂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服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說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問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

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君君之獨賢也
故亡虢君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遂徒
行卽於山中居饑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易逃行
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
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也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
不醒者枕土而成為虎狼食嗚呼戒之哉矣曰曰曰
曰吾國耳痺連語

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
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
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
成名於是紆身而乃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安
之說其謀果其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
命而不失時歲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
無尤天下服而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
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
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鍾擗平王之

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
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發鬱冑忿輔闔閭而行大
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
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吃山草飲腑水易子而食
於是履屨戴屨號唵告母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
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
愠好亂勝而無禮谿傲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此
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殺之無
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

而為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妾丈夫為臣百世
名寶因間官為積孤身為闕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
不恐結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
用既得成稱善累聽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
命乎直江君王垂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容臺振而
掩敗犬羣嗥而入淵羸啣殖而適與燕雀剖而玩蛇
生食鱸菹而蛭口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事之不
可為也何寵而自投水自抉而掛東門身鴟夷而浮
江懷賊行雲深報而殃不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

逆謀肩約醜劉夫羌燕吳而拊闔閭事濟功成范蠡
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紫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
自此之後勾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
伐不可為廣虛幽間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
必知之乎若順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
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
聽卑其牧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論城

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

方至者皆罹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
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祝之曰蛛蝥作網今之人脩
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
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而况我乎
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
二醜重裘而立猶憊然有寒氣將柰何元元之百姓
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
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

至死之教闔閭一夕而五徙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
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屨決背而行
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
曾惜一蹄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蹄屨哉惡
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隅之槁骨也
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
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文

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
我君不以夢之故不倍槁骨况於生人乎於是下信
其上
豫讓事中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從事智伯及
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劓面而變容吞炭而為啞乞其
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
食不甘味一夕五易卧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
死中行而反事其讎何無可耻之甚也今必碎身靡
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之君

與帷而衣之與闕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
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餽吾以鼎實舉被而為禮是
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連語

昔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亭楚亭皆種
瓜梁亭勛力教灌其瓜瓜美楚亭田窳而稀灌其瓜
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
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
搔瓜宋就曰是搆怨召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

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已灌瓜日以美
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為也楚令大悅因以聞楚
王楚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幣而請交於梁王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
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國
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陞三
索節茨弗剪禾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太苦居
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君道 連語

紂作桔數千畝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桔之文王桎
桔于羗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
民投撒桎桔而流之於河民輸桔者以手撒之弗敢
墜也跪入之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
思文王猶敬其桔况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勿士文王
以寧言輔翼賢王則身必已安也文曰弗識弗知順
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
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或不憚其勞從之如集
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文王有志為臺令民規之民聞之者齋裏而志
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
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
也詩曰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皞皞王
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
若攸樂而况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
王之德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
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
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鍬而反修之於已君國子民者

反求之已而君道脩矣

新書卷第七 終

新書卷第八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
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
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
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為礪礪行
足以為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

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
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
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
也脩身正行不憊於御曲道語談說不恣於朝廷知
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
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
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
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懷悴有憂色
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

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
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伯與左右為國者彊與侍
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待也取
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
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
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
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
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
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

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
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門治德
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
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
可得而行也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
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
實而我曾無隣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

儷俛而加志我儷慢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
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傳白騰黑榆鈇陂
雜芷若蚩虱視益口咲佳態佻志涎容為說焉則雖
王公大人孰能無怵燂養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三
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
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山川盆冒楚棘彌
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
鴈行避景夔立弛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
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

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跖而幾千里之遠重
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泛容談語無
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
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山川金匱其難

古林西道術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
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
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儲也術也者所從
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

何如對曰鏡儀而居無執不減美惡畢至各得其當
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
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
衡之稱有疊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
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
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
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
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
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

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
善使能則官職治英傑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
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
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
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
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者也其為原無屈其
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曰請
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囂
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

為倍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為讐凡敬愛弟謂之友
反友為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教接遇慎容謂
之恭反恭為媒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慢言行抱
一謂之貞反貞為偽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慢衷
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為防一作據當不傾謂之平反
平為險行善決苑謂之清反清為濁辭利刻謀謂之
廉反廉為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直不曲
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妄以已
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

厚志隱行謂之濼反濼為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
為怨放理濼靜謂之行反行為汚功遂自却謂之退
反退為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兼愛人謂
之仁反仁為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悞劉柔得
道謂之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戾懷
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為阨色衆容易謂之裕反裕為
偏欣懽可安謂之煇反煇為驚安柔不苛謂之良反
良為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齧常緣道謂之
道反道為辟廣輒自歛謂之儉反儉為侈費弗過適

謂之節反節為靡昉銀勉善謂之慎反慎為怠忠惡
勿道謂之戒反戒為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為愚
亟見窺察謂之慧反慧為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
為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過謂之順
反順為逆勤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忠審道謂
之憫反憫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論物明
辯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為眊誠
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囹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
輒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為欺伏羲誠必謂之節反

節為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信理遂悞謂之
敢反敢為揜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遂節
謂之必反必為恒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
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
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 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
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
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為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

法六法藏內變汜而內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
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
仁義禮智聖之行行和則樂與樂則六此之謂六行
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脩六
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微細難識
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
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為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
為訓道入之情以之為真是故內法六法外體六行
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

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
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
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為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為
度聲音之道以六為首以陰陽之節為度是故一歲
十二月分而為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
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之術律是而出
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
清聲而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
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數五也必六而備

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
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為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
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
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為
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曾
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為族兄弟備於六此之
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為六親親戚非
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為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
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為

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謂三廟上室為昭中室為穆
下室為孫嗣今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三廟以別親
疎有制喪服稱親疎以為重輕親者重疎者輕故復
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總麻備六各服其所當服夫
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也數度之道以六為
法數加於小而度出於居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
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為度始十毫為髮十
髮為釐十釐為分拾分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
王以為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為法者不可勝數也

此所言六尺以効事之畫以六為度者謂六理可謂
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六事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
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捆蓮在物之
中為物莫生氣皆集傷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
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
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
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効也變化無

所不為物理康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
樂流德之神理生變通之以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
先而為知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為得失事
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
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潤澤性氣神明反
形體之位分数度各有極量指發矣民皆所受其道
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則也礪然有定矣不
可得亂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
德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故礪堅謂之命命生形通

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
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
物安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人象
德者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是故
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恬如竊膏之理
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光
輝謂之明礪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
而通之以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
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理生變

而通之以化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
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
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
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
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
固為所生法紀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
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
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
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

者也祭祀鬼神為此福者也博學辯義為此辭者也
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適
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監以道之神擗貫物形
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為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也
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為目是故物之始形也
分先而為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
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襍焉故能見也
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
生空竅通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倨然濁

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為變而生也所生
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
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水疑而變變及諸生之
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
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
以六德之畢雖狀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
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
中為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
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

相應故曰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
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効也變化無
所不為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若樂
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以之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
而為之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為得失事理
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
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
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
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粲然有定矣不可

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形故磐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行仁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德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

也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物畜養養其不仰恃德此德之高而勿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有成矣故曰道此謂之道行此謂之行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旨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而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之

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
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禮而為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
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
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謂樂者
也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
得而人心以為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其犧牲俎豆
粢盛齋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為
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
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為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

人觀焉垂人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於告是故
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
誠議曰傳學辯議為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知
微細難識夫王者真德焉也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
是以舉玉以諭物之所愛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論書卷第八

新書卷第九

論書卷第九

論書卷第九

論書卷第九

論書卷第九

論書卷第九

論書卷第九

論書卷第九

論書卷第九

論書卷第九

為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功也故國以為功君
以為功吏以為功國以民為興壞君以民為強弱吏
以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於政也
民無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
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
也民欲存也故吏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
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
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故其民之於其上也
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入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

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
蓄與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
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
萃以為福已矣行之惡也萃以為蓄已矣故受天之
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蓄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為取
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
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蓄必與奪民時故夫民
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
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

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聖王之
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
自為之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
之如讐然後禍苗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
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
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無
有毋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
哉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
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

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
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
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忘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
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為非則諫而止之
以道紀之下為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
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
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
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
之為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

功以貧苦民為罪故君以知賢為明吏以愛民為忠
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
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
義下者雖貴必窮嗚呼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
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
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
者慎言慎行以以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災故
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
嗚乎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

蓄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
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
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
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為尊而號
不足以為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
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
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
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
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

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
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安民
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者故夫民命者大族
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嗚呼
戒之哉與民為敵者民必慎之君能為善則吏必能
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
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
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
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

士民信也故為人君者出其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
如響曲拆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
善於此則共默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
為惡於此則噶噶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
也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
則士民亦曰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
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
之教也聖人也者賢知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
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

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為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卽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為太乂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故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詳實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乂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無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切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為國家必寔故政不可不慎

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
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
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
起也國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
闇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
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
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
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
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

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
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至矣待士而
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
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
為安因是民也而為治故湯以桀之亂為治武王以
紂之北率為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
政是以明君在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
也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
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

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為言萌也萌之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杖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休焉技能輸焉忠信飾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

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撰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

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
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
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
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
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
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為身故不
肖者之為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
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
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

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
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父矣行
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
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為表也言之
然後知其問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
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為明察也國之治
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
臣必擇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
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

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為之行也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君子不得民而不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而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在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

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攸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為言也考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為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為非而不敢諫下為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山無入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謨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為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

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學為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學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

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顯項
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
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
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
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
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
怒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

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
搜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鳥面及隹僥好賢而隱
不還而彊於行而菑於志率以仁而怒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
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
愛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
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
教唯以敬也故欲明道為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

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
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矣其士月朝
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
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
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其聞
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
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
此也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
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鑿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

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
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
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諭矣故治
天下以信為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
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
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
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
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

舉之得不得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
何不臨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飢不陷溺是以明
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細福可必細蓄可
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
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
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
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
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

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教行之
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自而以
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
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
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
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
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曰或七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

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故
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
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
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暎暎然如日之
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
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
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
暎暎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
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
而必勝則吾為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
而和與嚴其脩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
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
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
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
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
也諸侯聽獄斷治治陳仁於刑而由此守而不存攻
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自天地之辟也

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為可也武王曰受命矣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興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

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論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然一人有之萬民藜藜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六歲卽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工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粥子對曰唯疑請以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道詔於君王政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工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

也周成王曰受命矣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則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

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
以為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
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
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
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
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賢矣言者不
善則謂之愚矣故知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
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知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

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粥子曰唯疑
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
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閉閱
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
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
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
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
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
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

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
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
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
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
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直而更蘇於野而月蘇於
不祥時然也姑望王亦工亦仁亦義亦禮亦智亦
不取軍兵之事姑請君不迷昧也而月不迷昧開闢
靜以正世之也時公法王也曰望王亦工亦仁亦義
新書卷第九終

新書卷第十卷
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
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所也已而
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
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
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

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間一月叔
孫媮卒公之辭其是語也夫何以謂
晉刑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
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
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
興今周有單子以為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
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今單子皆
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雕鏤儉也身恭除滌內外肅
給敬也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

有差咨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
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鄉佐其有不
興乎夫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謚者寧也億
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
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
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
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
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

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謠謠文武之烈繫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宥謚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周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却錡却犇却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

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却錡見單子其語犯却犇見其語訐却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却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却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

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遠順善則
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
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日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
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凶者有咎既亡
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却氏晉之
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
矣今却伯之語犯却叔許却季伐犯則凌人許則誣
人伐則掄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恐之
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

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
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
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
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
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志敬而怠人
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胎教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

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闕睢禮之射婚易之乾坤皆
慎始敬忠云爾素成謹為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
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
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
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
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
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
就萋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內太

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此三
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換樂而稱不習
所求滋味卜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
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
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
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
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
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
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

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
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
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
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
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
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
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母取於天下母取於地中
母取於名山通谷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
易諱也此所以養息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

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
之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后妃妊成王
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咲而不誼獨處而不倨雖
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強之
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前有
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
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立左右不可不練也昔禹以
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閭以吳
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擒於越文公以晉霸而厲

公以見殺於匡麗之宮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於丘山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為義主失管仲饒豎刁狄牙而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贍而國人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

反齊有陳單襄而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頽舊塚而吳人服以其所為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鮑叔以為賢於已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

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
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
者同聲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
子瑕不肖而任事史籀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
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
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其君也生不能正君
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
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
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

當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籀之力也夫生進賢
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哀矣紂殺
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狎狂陳靈公殺泄治而鄧
元去陳以族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
殺比干與泄治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
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樓閔王於莒
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
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
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

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
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
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
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况當世存者乎
其弗失可知矣

立後義

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登自阼階上西鄉
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向太史奉書而上堂當兩
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執禮稱辭命

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
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
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
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
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為君
者夫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為宰相而
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
可以力爭也今以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
父之所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

紀使天下之俗失聞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於此疾
死置後以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此
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官國君室也殷
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為人臣而放
其君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
下者以為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
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
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
下之散亂以強凌弱衆暴寡智治愚士卒罷弊死於

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
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為天下辟
興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
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於後世也故天下猶
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
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
不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吏之故拘為言使結之
也所以聞於後世也

新書卷第十終

新書附錄

賈誼傳 見前漢書

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

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譏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謗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

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恭承嘉惠兮竦罪長沙及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廼陷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闔茸尊顯兮謬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躄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吁嗟默然生之亡故兮幹桑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盭車兮章甫存屨漸不可久予嗟苦先生獨罹此咎兮諱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

誰語鳳飄飄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
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偃蠖獮以隱處兮夫豈從蝦
與蛭蟻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滅使麒麟可
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太羊般紛紛其離此鄴兮亦夫
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
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遂增
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濁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
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螻詎為長沙傳三年有服飛
入詎舍止於坐隅服以鴉不祥鳥也詎既以遠居長

沙長沙卑濕詎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賦以自
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於舍
止於坐隅貌甚間暇異物來崒私恠其故發書占之
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
之吉虜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廼太
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
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壇沕穆亡
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
凶同域彼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斯

遊遂成卒被五刑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
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遠矢激則遠
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
埤比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
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
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
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狗財烈士狗名夸者死權
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

愚士繫俗僞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
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
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遇坎則止縱軀委命
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
靜汎虜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
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以疑後歲餘文帝思
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
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

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曰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醜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

本末舛逆首尾銜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明為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策以承祖廟以

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綱陳
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
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
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
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
夜念此至熟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與其憂甚
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
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

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
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
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罷賜彼自丞尉以上徧
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
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今此
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
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
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

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
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
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
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急當是時而陛
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
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父室之勢以豫席
之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厘得舍人材之不逮
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
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

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
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
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
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
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
南六七貴人皆亡急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為治乎臣
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
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
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

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
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
馮敬者適啟其口也首已陷其凶矣陛下雖賢誰與
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
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
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孰盡又復然殃眚之變未知
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
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办不損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
解也至於鬻驛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

芒办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鬻
驛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办臣以為不缺則折
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孰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
者先反淮陰王楚竄彊則竄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
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
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竄後反長沙廼
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竄完孰疏而竄忠非獨性
異人也亦形孰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
今雖以無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

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
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殖醢則莫若令
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
輻輳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楚趙各為若干國使
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
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

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
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
教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
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廣地制一定宗室子孫
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
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
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

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腫一
脛之大絕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
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令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
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踈蠶元王之子帝之從
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
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
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蠶可痛
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
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

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
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負
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
能解獨為國有人乎非曹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痲
夫辟者一向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
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
得卧將吏被甲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
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
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甌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

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
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
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
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
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
菑不搏反牧而搏蓄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
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
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膏僮者為之縑衣絲履偏
諸緣內之間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紵之裏練以徧諸
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
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
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
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
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
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
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
於民之賤膏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

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
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
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
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
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評語
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
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
覽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
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

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
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
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
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
耳憲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竄戶之
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
者出幾千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
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
之間以為大故至於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

憲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遠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
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
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
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
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
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廢耻是謂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可管子而少知治體
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
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

為墟今四維猶未脩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
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
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
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
度江河亡維掉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
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
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
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
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

太子廸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
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
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
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
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
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
也故廸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義禮以道習
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
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

太子廸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
人也夫習與止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
不齊言也習與不止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
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廸得
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廸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
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
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
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
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

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
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
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
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
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
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齎史誦詩工誦箴
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
心成故中道名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
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
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
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
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
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
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
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
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
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

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
或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
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
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
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善之在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
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
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
長而成俗累教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

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教諭窳急夫教
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
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
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
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
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
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
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
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
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
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
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
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
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
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
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

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
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
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
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
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
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
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
刑罰德澤一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
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

效大驗也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辟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主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氣况於貴

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黜劓髡削笞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

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
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噐之習
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冠雖敵不以首履夫嘗
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
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
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教
編之徒官司教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
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
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

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
如此而損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蒙面吞炭必報襄子五
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
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固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
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虜烈士
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
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耻莫詬
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

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
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膏而利之耳
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財
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寤病
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
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簋簋不
飾坐汙穢滌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惟薄不脩
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
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

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曰冠冕纓
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
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
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
而刑之也曰予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
有禮故群臣自憚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
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
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
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

父死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禦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臣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

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

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屋如黑子之著而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執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

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郟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

之既令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
既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萬年
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
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
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詛計廼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
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
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詛
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
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

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歿天下
孰以王歿之不當令奉尊罪人之子遠足以負謗於
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
讎者大父與伯父姦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
也發忿快志刺手以衝仇人之凶固為俱靡而已淮
南雖小黠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
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
衆積之才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
轉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

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傳無狀常
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
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一言廼分齊為六國盡立
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
南為三國盡易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
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
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
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
嘉竄好學世其家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
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
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
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為
土德色上黃教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
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
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
于傳云

新書後跋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而顯然各
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遠徙
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
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漕
使給事程公攝潭事乃取積中所藏誼

新書十篇俾刻學宮佗既承命竊考誼
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
書不同要皆椎論於斯也蓋誼自長沙
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奏疏論
政事危言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
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耻之風後

皆遵至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
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為通達
國體伊管未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
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新書乃傳長沙時
所為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
蓋非特足以脩墜典之闕抑亦有補於

世可見公之用意云顧遐方無善本可
參校字多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
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潭州
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皆與至誠然一以爲言限能久

淡黃紙背
有極淡印文
字跡模糊
似有「淡黃紙背」等字

